

月光和

艾嘉 著

Ai Jia

屋子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艾嘉
著

月
光
和
星
子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光和星子/艾嘉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1.9

ISBN 7-204-05927-1

I.月… II.艾…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6865 号

月光和星子

艾嘉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呼和浩特市文苑印务中心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25 字数:165 千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ISBN7-204-05927-1/I·1060 定价:10.00 元

上篇 月痕

月痕是一首诗、一个梦，后来变成一滴晶莹的露珠消融在轻颤的空气中，于是成了记忆里一把伤人最深最痛的刀。

一

今天是秦祥乾秦老爷子的五十寿辰，秦府当然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不过，在这花园的一角，只是能隐隐地听见一些喧闹声，所以，赵彦很自得地享受着这一方天地里的宁静与祥和。

已经是春末夏初的时候了，下午的阳光将各种盛开的花从宅门深绿色的背景中托现出来，格外吸引人的眼。

忽然，花枝剧烈地颤动起来，花朵们也受了惊吓，有一些禁不住，就此落下来。

赵彦不由地睁大眼睛，只见随着一只飞舞的蝴蝶而来的，是一个小小的姑娘，她那么一心一意地想抓住那只蝴蝶，跑得满头是汗，白色的纱裙上也不免弄脏了几块，又划破了一处。

望着小姑娘专注的神情，赵彦不由地莞尔了。

蝴蝶似乎被这样一个执着的猎捕者弄得筋疲力尽了，于是停在花上，暂且休息一下，可是它没有考虑到来自另一方的危险，它停得离赵彦太近了。

赵彦自己也无法解释，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竟然会伸手也作一个追捕者，而且竟然一下子就捉到了。

小姑娘停了下来，审视地望了一眼赵彦和他手里的蝴蝶。

正在这个时候，传来一声呼唤。

“星痕！”

随着走出花径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子，赵彦的目光立刻盯在她的身上，离不开了。

她也穿一件洁白的纱裙，很简单的款式，长发自然地披散，随着她的走动，在风里划出波浪，将落的太阳在她洁白无瑕的脸上抹上一层淡淡的金色，使这张脸显得格外高贵和圣洁。她身上一无所饰，只是在象牙般的脖子上垂着一根黑丝带，带上是一个小小的黑木雕成的十字架。

赵彦觉得她的目光只若有若无地从自己身上掠过，就又移到了那个被她称作“星痕”的小姑娘身上。

“星痕，你又淘气了！”

她虽然在责备，但话语依然温和。

星痕不高兴地嘟起了嘴。

“姐姐，我哪里淘气了？”

“怎么撒谎呢？你又在捉蝴蝶了是不是？你每次捉住它们，都要把它们的翅膀一只一只地拔下来，星痕，你不晓得它们会很痛吗？”

星痕这下子变得笑嘻嘻的了。

“姐姐，你瞧，我手里什么也没有嘛，我只是被你那个程公子讨好得烦了，所以才偷偷溜出来，换换空气的。”

女孩子微微低下了头。

赵彦似乎看见她轻轻地喟叹，心不由地抽了一下。

“姐姐，你先回去吧，不然他一会儿又要盯在屁股后面了，烦也烦死人了。我马上就穿得整整齐齐地回来，我保证！”

星痕一本正经的样子，任谁都要相信她的诚实。

然而女孩子却只是转过脸去，望向赵彦手里的蝴蝶。

那两道目光里竟似有火一般，令他的手一下子有被灼伤的痛楚，手指不由得一松，蝴蝶再度飞了起来。

有了被捉的经历，它再不敢停留在这样的是非之地，忽地就

不见了。

星痕“哇”地一声就哭了起来。

女孩子无可奈何地望着她，眉头微微打着结。

“星痕，是不是月痕姐姐又欺侮你了？”这时，传来一个青年男子的声音。

“程公子，快来救我！”

星痕一听来人的声音，立刻得意起来，大声地请救兵。

与她的反应截然相反的，是她的姐姐月痕。赵彦清清楚楚地看到她的脸上最后一点血色都消失了。

很快，一个修长的男子出现了。赵彦不由感叹造物主对他的恩宠。

“星痕，到底是怎么了？”

他笑吟吟地问。

星痕用手指着赵彦。

“他把我的蝴蝶给放走了。”

“星痕，不要撒谎。”

月痕的声音显得微弱。

程公子哈哈一笑，“不就是一只蝴蝶吗！那容易得很，我让阿忠给你抓，好不好？”

星痕早就不哭了，现在更是拍着手笑起来。

“好啊好啊！我现在就要！”

“星痕！”

月痕徒劳地想做最后的制止。

“月痕，怕什么呢，不过是几只蝴蝶罢了！由她开心就好了。”

程公子替星痕说话。

跟在他身后的阿忠得到了主人的指示，立刻就跑去办了。

“对了，阿彦，你怎么也在这里？”

程昆这才仿佛看见赵彦似的，向他打起招呼来。

“我随便走走，就遇上两位小姐了。”

“程公子，你认识这个人吗？”

星痕拉着他的手问。

程昆于是撇下了赵彦。

“星痕，这是我请来在今天晚上表演节目的人，你喜不喜欢？”

“我还不知道他演什么呢，怎么说得出喜不喜欢，不过，这人蛮可恶的，刚才就是他放跑了我的蝴蝶。”

程昆笑着拍拍她的肩头。

“不过，今天晚上，他要为我们尊敬、美丽的秦小姐弹一个晚上的钢琴呢！”

“别拍我的马屁，明明是弹给我老爸听的，却要说什么为了我！”

程昆不由得又大笑起来。

这时，阿忠带着他的蝴蝶回来了，星痕的眼睛立刻亮起来，丢下所有的人就向她的蝴蝶扑过去。

她小心翼翼地捏住那只蝴蝶的翅膀。

“你们瞧，它是多么美丽啊！瞧它翅膀上的花纹！”

她的脸上显出一种着迷的表情。

“星痕！”

月痕的眼中却有了深深的惧怕。

果然，星痕带着一脸迷醉的表情，开始撕下一只翅膀来。

月痕努力克制着自己，想将那一声尖叫压抑在心里。

星痕缓缓地去撕第二只。

“我讨厌它们用这么美丽的翅膀飞翔，然而我却不能，我倒要看看，它们除去了它们的美丽，还剩下什么？”

当其他人的目光凝注在星痕小小的指尖的时候，赵彦的目光依然没有离开月痕。

他看着她的脸白得透明，眼里满是绝望的惊恐。然后，她仿佛再也支撑不住自己原本已经很轻的身体似的，开始轻轻晃动。

赵彦立刻意识到出现了什么事，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抱住已向地面滑落的月痕。

“不许你碰我姐姐！”

星痕大叫一声，丢下手中奄奄一息没了两只翅膀的蝴蝶，向赵彦冲过去，把他吓了一跳。

程公子立刻反应过来。

“对不起，请你放手。”

他冷着脸说，虽然用了“请”，但语气更像是在下命令。

“程公子是我姐姐的未婚夫，不准你碰一碰她！”

星痕的眼睛气呼呼地瞪着。

赵彦不知为什么，就放了手，把月痕交到了程昆的臂弯里。

“这个人真是可恶，我们不理他！我们走。”

星痕依然恨恨的样子。

“遵命！”

程昆将月痕抱得紧紧的，脸上又有了笑容。四个人沿着他们来的那条花径，转瞬离开了，只剩下赵彦独自一个人呆站在原地。

落日的余辉洒在他的脸上，他整个人像一座大理石的雕像。

※ ※ ※

不知过了多久，他才被阿忠唤回了当前的这个世界。

“赵先生，程公子正到处找你，让你准备一下，马上开始表演了。”

赵彦点了点头。

他忽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

“阿忠，为什么要叫我赵先生呢？叫我阿彦好了，我们其实不是一样的吗？”

阿忠显然不明白赵彦为什么突然说出这样一句话来，而且脸上的神情又是那么难以琢磨，他支支吾吾地哦了一声。

“赵先生，请跟我来。”

他依然没有听从赵彦的建议，改口叫他作“阿彦”。

赵彦不由得苦笑了一下。

是啊，自己是这么微不足道的一个人，所做的一切，都不会使地球的转动，日月星辰的运行发生任何的变化。

“赵先生，别想得太多了，今天晚上你可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不然的话，这些日来的努力全都白搭了，程公子想捧红一个人，想打倒一个人，都不是一件难事。”

阿忠仿佛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什么，好心地提醒他。

赵彦感激地说了声“谢谢”，同时心里不由得一凛，他告诫自己，千万不能把刚才的情绪带到他的琴声中去。

毕竟他只是个刚开始崭露头角的钢琴手而矣，而今天，他只不过是程昆用来装点准岳丈大人的寿辰节目之一。

坐到钢琴面前，赵彦让自己整个地沉浸到音乐里。

他必须这么做，他也愿意这么做，因为惟有让生命与琴声融为一体的一瞬间，俗世的一切才会消失，包括那张白得透明的

脸，和一双令人失魂的双眸。

为了讨好秦祥乾，程昆花了很大的心血来布置这一次的活动。

他知道这值得。

秦家只有这么两个女儿，由于妻子过早地亡故，秦祥乾把她们俩疼爱得无以复加，只要作了他的女婿，就等于作了他的儿子，更何况，见了月痕还不会心动的男人，根本就算不上真正的男人。

所以，今天的庆祝会几乎要变成一个游园会了，社会名流一个不落地全部请到，整个秦府简直是人声鼎沸了，你可以跳舞，可以聊天，可以打麻将，可以游泳，可以打球，还可以安安静静地坐下来边喝咖啡边听轻柔舒缓的钢琴。

赵彦的钢琴就放在门廊下，大理石的希腊式廊柱的后面，虽然面对的是一个开阔的草地，但他的听众却是人数最少的。

这个狂欢的日子，轻柔的安抚不是人们需要的东西。

不过赵彦并不在意，他甚至暗自希望不要有任何一个人在倾听，他怕不知不觉地就泄露了心中的秘密。

忽然，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将他的琴声淹没，把他从音乐的世界里惊醒过来。

赵彦茫然而害羞地望向四周，只见面前的那片草地上不知不觉中已站满了人。

他还来不及再度害羞，就发现了人们并不是在为他而鼓掌，原来老寿星一家人出现了。这反而使他好过一点，琴声又可以比较畅顺自由地滑行在空气里了。

秦祥乾开始向黑压压的人群致谢，赵彦只听到此起彼落的掌声，不断地盖过他的钢琴声，不断地闯进他的世界，于是，他索

性停了下来，不再弹了。

“今天，除了是我的生日之外，我还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秦祥乾为了加重一下话的语气，更引起听者的注意，故意作了一个长时间的停顿，连赵彦，这个无动于衷的听者也有些漫不经心地留意了。

“那就是——小女月痕和程昆程公子，也将在今天订婚。”

这虽然几乎是人人皆知的消息，但仍然引起了一阵的兴奋，除了爱嫉妒的人，把自己不切实际地和这对订婚者中的一方进行比较和置换外，没有人不感叹这次定婚将带来一个幸福的家庭和预期的两个巨型集团的合并。

惟有一个，既不嫉妒，也不祝福，因为他根本就完全成了一座大理石，没有了任何的感觉。

赵彦甚至想不到应该庆幸自己是坐在琴凳上面，不然也许就再也撑不住自己的身体了。

程昆在众人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中，满面含笑地站出来作幸福的表白。

“为了表达我对秦小姐的爱慕之意，我决定捐赠一千万给台北的圣婴孤儿院，作为我的第一份订婚礼物。”

程昆边说边注意着月痕的反应。

刚从晕眩中恢复过来不久，她的脸色依然苍白，但听到这个消息，她的嘴角漾起了一个轻浅的笑容来，一下子照亮了她整个的脸。

赵彦所看到的只是她的背影，如果他见到月痕此刻的笑容的话，恐怕就到地狱里去了。

星痕不耐烦听程昆的演讲表演，小脑瓜子东张西望的。

她盯着赵彦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轻轻地捏了捏姐姐冰凉的手。

月痕于是低下头来看看她，星痕便用另一只手的指头微微地点了点赵彦。

“姐姐，我敢打赌，他都快气疯了，听到你跟程公子订婚，他一定都绝望了。”

星痕轻轻地说，尽量不让任何别的人听见她所说的。

月痕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按着星痕的指点，向赵彦这一边望着。

“星痕，别跟姐姐说话，又惹她分神。”她们的这些举动还是被秦祥乾抓住了，不由教训一番。

星痕朝着他吐了吐舌头。

“月痕，马上就该你说话了，记着要多一些感情，脸上也别冷冰冰的。”

秦祥乾低声地嘱咐女儿。

果然，很快随着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程昆结束了他的表白。

在那么多双目光的关注下，月痕被推上了最前排。

也许是由于她苍白的脸色，或者还因为她此刻恍若出世的神情，人们都安静下来。

月痕微微垂下头，仿佛在想如何开口。

人们被这么长的沉默弄得有些尴尬，心里不由得暗自猜疑起来。

这时，月痕却扬起脸，开了口，脸上有一层淡淡的笑容。

“此刻我心里有太多的感受，让我无法将它们一一地分辨出来告诉你们，不过，我想当语言无法形容的时候，我们幸而还有

月光和星星 ☆☆☆

音乐，也许我可以用它来表达一些想说的话。”

这虽然不是事先安排好的话，但全场的气氛却因之而再度活跃起来，大家再度用力地鼓掌。

月痕的目光开始变得迷蒙，仿佛穿越时空，聚合在未知的永恒。

她轻轻地唱起来，歌声舒缓而又空灵。

第一颗宝石是黑色的
——就像他的眼睛
当她得到它的时候
她就永远不能再开口

第二颗宝石是红色的
——那是他燃烧的嘴唇的颜色
当她得到它的时候
世界便从她身旁走开

最后一颗宝石没有颜色
——就像爱情一样难以捉摸
当她得到它的时候
就化作露珠消散在风里

这首歌词古怪，曲调也有些古怪的歌将在场的所有人都镇住了。

本来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的人都迷糊起来，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参加一个怎样的晚会。

赵彦的眼睛却亮了起来。

此时此刻，惟一依然快快活活，精力充沛的只有星痕了，见大家都在发呆，她跑到了话筒前。

“刚才姐姐给大家唱了一首歌，接着该我唱了，我要唱一首，‘祝你生日快乐’，送给我爸爸，祝他年年有此刻，岁岁有今朝。”

这是一首简单的歌，也是几句简单的话，人人都听得懂，气氛才活跃起来。

话说完了，星痕却没有开口，反而跑到了赵彦的身边。

“喂，蝴蝶儿，你会不会弹这首歌？”

赵彦望着她的脸，才敢肯定那一声“蝴蝶儿”是在喊自己。

赵彦迟迟疑疑地点了点头。

有那样一个唱了一首令他闻所未闻的歌的姐姐，谁知道妹妹能唱出怎样的曲子来。

星痕满意地点了点头。

“好，好，一定要弹得格外好些，知道了吗？”她吩咐的样子大有女主人之势。

赵彦又点了点头。

星痕回到了话筒前，朝他点头示了一下意，他们的合作开始了。

幸而她唱的果然是那首老幼皆知的“Happy Birthday to You!”，他很容易地应付过去了。

唱完这首歌后，各位嘉宾又陆陆续续地散开，继续各自的娱乐。

星痕似乎对他的表现大加赞赏，没有离开，又回到了赵彦的身旁。

“蝴蝶儿，你弹得很好听啊，我还想唱歌，你继续给我伴奏好

不好？”

“星痕，为什么叫我‘蝴蝶儿’？是不是姐姐这么叫的？”

星痕原本笑嘻嘻的脸一下子变得冷若冰霜，又有些着恼的样子。

“你怎么也可以叫我‘星痕’？那也是你叫的吗？你只能叫我‘秦小姐’，听见了没有？”

赵彦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蛮不讲理的小姑娘。

不过，他倒并不着恼，这么多年，他已经懂得如何对待不懂礼貌的人。

于是，他开始弹起琴来，一眼也不再瞧星痕，星痕反而没趣了，脸上又堆起笑容来。

“生气了，蝴蝶儿？”

赵彦发现她轻声慢语地说话时，那声音、那神情很像月痕，这使他无法硬下心来，不加以理睬。

“我没有生气。”

星痕格格一笑。

“我知道你生气了，好吧，我跟你订个协议，你可以叫我‘星痕’，可是叫我姐姐时，只能叫她‘秦小姐’！”

赵彦不明白她的用意，只好说：

“我答应你！”

能够喊“星痕”他已经很满足了。

“好啊！可是如果你悔约了怎么办？”

赵彦当然不知道。

星痕的眼珠子骨碌碌地转得灵活，忽然一拍手，有了主意。

“有办法了，如果你悔一次约，就得给我抓一只蝴蝶来玩，你知道姐姐最不高兴这样了，所以你一定不会违反的。”

赵彦还来不及细想，星痕就一把抓过他的手，一掌拍去，“啪”的一声，赵彦的手都有些隐隐的疼，他想不到星痕竟会拍得这样实实在在。

星痕却依然笑嘻嘻的，甩了甩红通通的小手，仿佛一点儿也不在乎的样子。

“好了，我们拍了手，可不准反悔！”

“星痕，什么事不准反悔？”

这个温柔的声音却令赵彦想逃遁了，不知不觉之中，月痕已经来到。

“不告诉你，这是我和蝴蝶儿之间的秘密，我们谁也不告诉。”

星痕朝她吐了吐舌头。

“谁是‘蝴蝶儿’？”

月痕好奇地问。

星痕指指赵彦。

“当然是他了，第一次见到他，他就捉了一只蝴蝶，又放走了一只蝴蝶，姐，你说这个名字好不好？”

月痕不置可否地笑了一笑。

“姐，你的大尾巴又跟来啦。”

星痕的眼睛好大，一下子就抓住了正在往这边走来的程昆。

月痕听了这话，却一眼也不朝程昆望去，脸上的神情又变得遥远而不可亲近。

“星痕、月痕，你们都在这里。”

接受了无数的贺喜之后，他的脸上自然是春风满面，喜气洋洋了。

“姐夫，今天你带来的这个人真有趣，我想让他陪我唱歌，你